

· 语言学研究 ·

从英汉词汇对比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于海阔 李如龙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文章从词汇的理据性入手,着重对比分析了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单纯词、合成词(包括复合词和派生词)并进行了英汉上位词及下位词的对比。通过词汇理据性的分析,进而提出对外汉语“字词直通、字应先行、常用先学”,“语素分析、语素类推”等教学方法和原则。

关键词:英汉对比;词汇理据;对外汉语;语素分析;语素类推

中图分类号:H1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3-0071-08

英汉词汇理据对比方面的研究现已有很多学者做过论述,蔡基刚在《英汉词汇对比研究》一书中曾对英汉词汇从语音理据、文字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总体理据等五个方面做过详细分析^[1];赵宏在《英汉词汇系统理据性对比》一文中则考察了英汉单纯词的语音理据和文字理据,并对合成词及借词的理据性做了分析^[2]。目前英汉词汇理据对比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分析或针对英语教学,而针对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还很少见。本文正是通过对比分析英汉词汇生成方式的理据^①,更好地揭示汉语的特点,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认识,并针对教学实践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 英汉词汇构成

从构词法上来说,词汇可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其中合成词又分为派生词和复合词。单纯词由一个语素构成,汉语中的单纯词除少量联绵词(如:呢喃)、音缀词(如:吊儿郎当)和音译词(如:巧克力)外,一般均为单音节词。

现代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词为核心,双音词为主体。根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的《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3],在对大量语料进行统计后发现,在其所覆盖的三万多个不同的词中,单音节词占12.2%,双音节词占73.6%,三音节词占7.6%,四

音节词占6.4%,五音节以上的词占0.2%。汉语词汇中单纯词一般为单音词,而双音及多音节词多数为合成词(除少量联绵词、音译词及音缀词外)。从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4]中随机抽取100页(382-481页)进行考察发现,在所抽查的2771个词中,单纯词共621个,占22.4%,派生词9个,占0.3%,复合词2141个,占77.3%,可见汉语的合成词占绝对优势。

现代英语的词汇据Dupuy统计,单纯词约占45%,复合词约占25%,派生词约占24%。^[5]由此可见,英语单纯词比例大于汉语,合成词则汉语比英语多得多。

二 英汉单纯词的理据对比

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是集形音义于一身,绝大多数汉字本身就是一个语素,加之汉字本身属表意文字,宜于目治,因而具有部分语言的功能。汉语单音单纯词的理据性很强,无论“人、手、本、上、下”这种既没有音符,也没有义符的独体字单纯词,还是“休、秋、吠、解、财”这样的合体字单纯词,都可以进行分析与解释。汉字的80%是形声字,一半表音,一半表意,如李约瑟所说,“中国人使用的表意文字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某种生物应该归入植物界或动物界,以及应该归入哪一个门类”^[6]。汉语的200

收稿日期:2011-01-12

作者简介:于海阔(1975-),男,吉林双辽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李如龙(1936-),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方言学、词汇学、音韵学、地名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

① 本文所讨论的词汇的形态理据性(透明性)指的是词汇形式和意义结合的可分析性和可释性,即为什么使用某词称呼某事物或表达某意义。

多个部首如“人、女、口、目、石、马、土、雨”等,将万事万物分开,有利于记识。与之相对照的英语单纯词的理据性则较弱,因英语为表音文字,属于听觉语言,宜于耳治,所以英语的单纯词难于从词形上分析,如:man tree moon ball。

三 英汉合成词的理据对比

(一) 合成词与单纯词

一般说来,不管是英语还是汉语,合成词的透明度要高于单纯词,如:小羊 > 羔、小牛 > 犊、小马 > 驹、傍晚 > 暮, walking stick > cane, serviceman > soldier, blue stone > sapphire 等。可见,表达同样意思时,使用合成词意义往往更加透明。所以语言中合成词越多,理据性也就越强。从总体上来说,汉语词汇的理据性大于英语。

李如龙指出,“在上古汉语中,单纯词占优势,汉唐以后双音词大量产生”^[7],发展到今天,现代汉语中双音节及多音节复合词占绝对优势。而英语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古代英语中,复合词曾占很大比例,复合法是主要的构词法。进入中古英语时期,大量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汇进入英语,英语才改变了运用复合法作为造新词的主要手段,转而直接引进借词的方法来满足对新词的需要,而外来词中大量为单纯词”^[8]。

请看下面一些例子:

- | | |
|---------------|------------|
| 大陆——continent | 结婚——marry |
| 免费——free | 安静——quiet |
| 旅馆——hotel | 田地——field |
| 结束——end | 回答——answer |

- | | |
|------------|-------------|
| 出现——appear | 责备——blame |
| 围嘴——bib | 面具——mask |
| 春季——spring | 博物馆——museum |
| 红宝石——ruby | 曲棍球——hockey |
| 公共汽车——bus | 烈性黑啤——stout |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汉语在表达上更多倾向于用两个意义相关的语素加和起来表示更复杂的意思即使用理据性较强的复合词,而英语则倾向把复杂的信息浓缩在难以分析的单纯词中,从而影响了它的透明性。

(二) 英汉复合词的对比

“仅就合成法进行汉英比较,可以发现英语中的合成手段绝不亚于汉语,……汉语构词上大量只采用合成法一种,……在一般情况下汉语合成词出现的频率要比英语中出现的高得多,因此汉语词的透明度也相应较高。”^[9]一门语言中合成词越多理据性越强,英语中派生、转类以及其他次要构词法的理据性弱于合成词,同英语比,汉语里的合成词明显占优势。张建理所说的合成法,其实是复合法:由两个或多个独立的语素构成。从句法结构上分析合成词,汉语中复合词采用的结构方式英语中也基本都可见到,如“日出、观光、推翻、根源、轻信”分别为陈述、述宾、动补、联合、偏正结构,在英语中类似的情况也很多,如: fingerprint(指纹), headache(头痛), cease - fire(停火), set - back(挫折), bitter - sweet(苦中有甜的)等这些词结构上也可视为偏正、陈述、述宾、动补、联合,只是由于英语自身的特点,人们通常在分析英语合成词时侧重于从词法上分析。如表1和下一页表2。

表1 汉语复合词的结构方式

	1. 意义相近互为说明	名词	形容词	动词
		波浪、语言	鲜艳、美丽	停止、斗争
联合	2. 意义相关构成新义	骨肉、口舌、笔墨、皮毛		
	3. 意义相反构成新义	动静、是非、开关、往来		
	4. 意义并列形成偏义	国家、窗户、质量、忘记		
	1. 名词性(定语 + 中心语)	火车、黑板、广场、新闻		
偏正	2. 谓词性(状语 + 中心语)	动词	形容词	
		微笑、热爱	雪白、鲜红	
	3. 副词性	十分、何必、不论、岂不		
述宾	动词	毕业、放心、伤心、播音		
	名词	知己、管家、化石、垫肩		
	形容词	逼真、合法、动人、过瘾		
陈述	陈述 + 被陈述	形容词	名词	
		肉麻、年轻、性急	地震、口红、雪崩	
补充	述补式	扩大、削弱、改正、促进		
	量补式	花朵、人口、车辆、纸张		

表2 英语复合词的构成方式

复合名词	1. (动) 名词 + 名词	classroom 教室 ,newspaper 报纸
	2. 形容词(现在分词) + 名词	blackboard 黑板 ,green - house 温室
	3. 动词 + 名词	pickpocket 扒手 ,break - water 防波堤
	4. 副词 + 名词	overcoat 大衣 ,upgrade 升级
	5. 名词 + 动词	nightfall 黄昏 ,toothpick 牙签
	6. 动词 + 副词	die - hard 顽固分子 ,breakdown 崩溃
	7. 副词 + 动词	outlet 出口 ,upstart 暴发户
	8. 名词 + 介词 + 名词	editor - in - chief 总编辑 ,father - in - law 岳父 ,公公
复合形容词	1. 名词 + 形容词	lifelong 终身的 ,snow - white 雪白的
	2. 形容词 + 形容词	red - hot 灼热的 ,dark - blue 蓝黑的
	3. 副词 + 形容词	ever - green 常绿的 ,over - sensitive 过于敏感的
	4. 现在分词 + 形容词	soaking - wet 湿淋淋的 ,freezing - cold 冰冷的
	5. 名词 + (现在、过去) 分词	peace - loving 爱好和平的 ,snow - covered 雪盖着的
	6. 形容词 + (现在、过去) 分词	hard - working 勤劳的 ,ready - made 现成的
	7. 副词 + (现在、过去) 分词	far - reaching 深远的 ,well - informed 消息灵通的
	8. 形容词 + 名词	second - hand 旧的、二手的 ,long - distance 长途的
	9. 动词 + 名词	breakneck 危险的 ,telltale 泄露秘密的
	10. 形容词 + 名词 + ed	warm - hearted 热心肠的 ,middle - aged 中年的
	11. 数词 + 名词 + ed	two - faced 两面派的 ,four - cornered 有四角的
	12. 名词 + 名词 + ed	iron - willed 有钢铁意志的
	13. 数词 + 名词 + 形容词	five - year - old 五岁的 ,six - inch - tall 六英寸高的
	14. 短语转化为形容词	in - your - face 明目张胆的 ,dog - eat - dog 自相残杀的
复合代词	1. 某些不定代词 + body (one ,thing)	everyone(everybody ,everything) ,nobody(no one ,nothing)
	2. 代词宾格或物主代词 + self(selves)	himself 他自己 ,ourselves 我们自己
复合动词	1. 名词 + 动词	sun - bathe 进行日光浴
	2. 副词 + 动词	overcome 克服 ,uphold 支持 ,主张
复合副词	1. 名词 + 名词	sideways 横着
	2. 名词 + 副词	headfirst 头朝下
	3. 形容词 + 名词	meanwhile 同时; 其间
	4. 介词 + 名词	beforehand 事先

从两个表格中列举的大量例子可见,英汉双语的复合词生成力都是很强的,不同的是由于汉语的特点,构成汉语复合词的语素几乎都是汉字,而汉字的常用字数量不多。《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指出“汉语不是音位文字而是语素文字,汉语掌握了3000个左右常用字就同时掌握了3000个左右的基本语素,汉字是汉语语素的载体。”^[10]有限的汉字具有无穷的生成力,可以生成无限个复合词。杜赫德曾说,“中国人通过将单音节字的不同组合方式可以创造出常规的对话,非常清晰、非常优美地表现自己的思想……中国语言丰富的原因在于大量的方块字……这是因为汉字不同的含义,不同的组合,最常见的是两两组合、三三组合,有时是四四组合。”^[11]因此语素出现频率极高,透明度即理据性也增强。而英语复合词的语素逾十万,数量庞大,语素

出现频率受到很大影响,且复合词总量(如上文所述)又只占25%,所以透明度很低。

(三) 英语派生词透明度考察

派生词占英语总词汇约24%,总量上大体和复合词相当,理据性上则要弱得多。英语派生词所对应的汉语词多为复合词(如: eulogize 称赞, hillock 小丘)因此研究一下它的理据性很有必要。英语派生词构词要素为词根、前缀、后缀(有人认为还有中缀)。

英语派生词的词缀和词根都有意义,理论上通过词缀和词根就应能知道词的大概意思,或者说词缀与词根构成的词有较强的理据性。但通过对比我们发现,有些词如“potable, edible, intelligible, insomnia”这些词的意义显然并不易判断,而“drinkable, eatable, understandable, sleeplessness”表达同样的意思,其意义却更明确,透明度更强。这是因为英语派

生词词根采用两套系统,一套是自由语素构成的词根,一套是黏着语素构成的词根,而自由语素词根只占词根总数的10%^[12]。两种词根都可以添加前后词缀,或者附加另外的黏着词根以构成新词。自由语素词根能独立成词,如: drink, eat, sleep, 且所构词多与日常生活有关,使用频率高,加上词缀构成新词后容易分析理解,透明度较高,如: eatable = eat + able。黏着语素(非自由语素)词根不能独立成词,来源多为古代英语或外来语,所构词多涉及自然学科,使用频率低,透明性受限制,如以上所提到的 insomnia 来源于拉丁语, in + somnia 意为“no + sleep”。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派生词中黏着词根来自不同语言,绝大多数源自希腊语或拉丁语^[13],而表达同一意义的词根,有的就出现两种或多种写法,进一步降低了词语的透明度。比如表达“water”这一概念就可通过以下两种黏着词根构成派生词:

(1) aqua - (拉丁语): aquatic(水生的,水上的), aquarium(水族馆), aqualung(水中呼吸器)

(2) hydro - (希腊语): hydrophobia(狂犬病,恐水症), hydroelectric(水力发电的)

刘毅的《英文字根字典》(1999)中,总共收录113个前缀,122个后缀和418个词根。其中这418个词根中,90%属于黏着词根,而且大部分写法上都有变体,少则两三种写法,多的甚至有五六种。如: passi, pati, path = to suffer feelings; prim, prin, prem = first。也就是说,实际使用中的英语派生词的词根数量要远远大于418个。

英语前缀和后缀写法上也存在着变体,有时同一词缀表达多种意义或多个词缀表达一种意义。如前缀“em -”可表示“置于……之内,用……做某事,饰以……,使成某种状态,致使……,使之成为……”等。而表示“小”的名词词缀有“-let, -ock, -et”等,如 streamlet(小溪), hillock(小丘), floweret(小花)。这使得英语的派生词汇变得复杂,难以做到一目了然。

可见,词根使用两套系统、黏着语素来源复杂、词缀词根存在变体、一缀多义、一义多缀这五种因素严重限制了英语派生词的透明度。

(四) 合成词英汉对比小结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由于英语复合词

(如: classroom, newspaper) 由自由语素构成,英语派生词比英语复合词理据性要弱得多。从以下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更为明显:

mercy killing/euthanasia(安乐死)

spaceman/astronaut(宇航员)

sidewalk/pavement(人行道)

汉语当中的汉字绝大多数本身就是语素,因此常用的汉字虽有限(3000个左右)却可生成无限个词,这使汉语的词汇透明度整体高于英语词汇。傅兴岭主编的《常用构词词典》^[14]中,以“水”构成的复合词为325个,以“手”构成的复合词为272个。反观英语,表示“水”的词汇则分别采用“water, hydro-, aqua-”等多种词根,既有自由语素,又有黏着语素,构成的词既有 water-bird, waterbed 这样的透明性强的复合词,也有透明度弱的派生词,像 hydrophobia, aquarium 等。同样,在表示“手”这一含义时,英语的词汇既有派生词又有复合词,如: manicure, chirography, handbag, handshake。

可见,从理据性上说,汉语复合词 > 英语复合词 > 英语派生词。由于汉语词汇中复合词占绝大多数^①,并且英语派生词所对应的汉语词也多为复合词(如 hydrophobia 狂犬病),这样我们可以说,汉语合成词总体理据性强于英语合成词。

四 英汉上位词及下位词对比

由于中西思维方式不同,英语强调个体和分析,汉语则重视整体和概括。英语倾向用一个具体词来表达事物的特性,而汉语一般用一个有概括性的词来概括某一类事物共性,从而突出共性,在需要反映共性中的个性时,又倾向于在该整体词前加上区别特征的语素,即“个性特征词+整体词”的结构。从词汇学的角度来说,英语的下位词特别发达,而汉语的上位词则比英语发达得多。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 动物词英汉对比

从下页表3对13种动物的英汉表达方式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

(1) 在表示动物的“雄、雌、幼”特征时汉语倾向用复合词,而英语则多为单纯词。汉语在表达某种动物的“雄、雌、幼”特征时,习惯使用“附加语素+

① 汉语中也有派生词,如“老师、阿姨、胖子、曲儿、石头”等。“阿-、老-”是典型的前缀,“-子、-儿、-头”是典型的后缀,还有一些中缀,如:稀里糊涂、灰不溜秋等。受外语影响近年来又形成了一些新词缀,如“-化、-性、半-”等。汉语词缀数量少而且不多变,许多词缀语义并未消失,同复杂的英语词缀相比透明度更强。

中心语素”这一结构,如“母马=母+马”,而英语则有专门的词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如“mare”一词含义为“female horse”,但人们只需讲“mare”就可以了。

(2) 在表达与生活关系不大的动物时,英语则倾向于使用派生词或复合词,如“lioness(母狮)、tigris(母虎)、pigling(小猪)、duckling(小鸭)、gosling(小鹅)、he-wolf(公狼)/she-wolf(母狼)、he-bear(公熊)/she-bear(母熊)”,当然也有单纯词和合成词两者并用的,如“母山羊(she-goat, nanny)、公山羊(he-goat, billy)”。

(3) 事物与生活关系越紧密,人们对其观察就越细致,描述得也越具体,在语言中形成的下位词也就越多。古代汉语中,公牛为“牡”,母牛为“牝”,小牛为“犊”,而表示马、猪、羊、鸡、犬的字都非常多,从不同的年龄、颜色、外形、功能都详细加以区分。《说文解字》中以马为部首的字有115个,牛45个,羊26个,犬83个。这些都是古代农业社会十分重要的动物,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具体词现已大多不再使用,因为有概括性的上位词就够了,需要细分时可用附加语素(如大、小、公、母等)配合使用。分类整合比起没有类名的逐个命名,在认知上是进了一大步。

表3 英汉动物词对比

	雄(Male)	雌(Female)	幼(Young)
狮 lion	公狮 lion	母狮 lioness	小狮 cub
虎 tiger	公虎 tiger	母虎 tigress	小虎 cub
鹿 deer	公鹿 buck	母鹿 doe	小鹿 fawn
牛 cattle	公牛 bull	母牛 cow	小牛 calf
马 horse	公马 stallion	母马 mare	小马 foal
羊 sheep	公羊 ram	母羊 ewe	小羊 lamb
山羊 goat	公山羊 billy	母山羊 nanny	小山羊 kid
猪 pig	公猪 boar	母猪 sow	小猪 pigling
狗 dog	公狗 dog	母狗 bitch	小狗 puppy
猫 cat	公猫 tomcat	母猫 tabby	小猫 kitten
鸡 chicken	公鸡 rooster	母鸡 hen	小鸡 chick
鸭 duck	公鸭 drake	母鸭 duck	小鸭 duckling
鹅 goose	公鹅 goose	母鹅 gander	小鹅 gosling

(二) 与生活关系密切的词汇英汉对比

花(flower): 菊花(chrysanthemum)、荷花(lotus)、兰花(orchid)、百合花(lily);

树(tree): 松树(pine)、橡树(oak)、柳树(wil-

ow)、榆树(elm)、白杨树(poplar);

风(wind): 微风(breeze)、台风(typhoon)、旋风(cyclone)、龙卷风(tornado);

雨(rain): 细雨(drizzle)、阵雨(shower)、冰雨(sleet)、雷雨(thunder storm);

油(oil): 汽油(petrol)、柴油(diesel oil)、煤油(kerosene)、石油(petroleum);

肉(meat): 猪肉(pork)、牛肉(beef)、羊肉(mutton)、鹿肉(venison);

车(vehicle): 火车(train)、出租车(taxi)、马车(carriage)、救护车(ambulance);

视(look): 凝视(gaze)、斜视(squint)、窥视(peep)、扫视(glance);

笑(laugh): 微笑(smile)、傻笑(giggle)、狂笑(guffaw)、冷笑(sneer)。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1) 汉语表示基本概念的下位词中,往往仍可见其上位词的影子^①,从中心语素本身一般即可判断出该词属于哪一类,如从“兰花”、“菊花”可判断这可能是某种花,即使不知其义,也可进行猜测,当然也有例外,下文将详述;(2) 表达这些意义时,与汉语对应的英语词多为单纯词,但也有些复合词,如雷雨(thunder storm)、柴油(diesel oil)。英语复合词的透明性明显强于单纯词,但如前所述,英语复合词占总词汇的比例不大,所以可以断定,英语词汇的理据性弱于汉语。

(三) 英语上位词的空缺

英语的下位词十分丰富,而汉语则上位词丰富。汉语善于概括和总结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共同点,而英语更侧重区分每一项具体的事物^②。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在英语名词中,表示笼统概念的上位词经常会出现空缺现象:

笔: 钢笔(pen)、铅笔(pencil)、粉笔(chalk)、蜡笔(crayon)

会: 晚会(evening)、宴会(banquet)、研讨会(seminar)、集会(assembly)

酒: 啤酒(beer)、葡萄酒(wine)、鸡尾酒(cocktail)、香槟酒(champagne)

机: 照相机(camera)、拖拉机(tractor)、收音机

① 受音节数的影响,汉语的某些多音节词,如“百合花(lily)”也可说成“百合”,“白杨树”也可直接说成“白杨”,从而省略表类的整体词如“花”、“树”等。

② 上下位词的发达程度与文化关系密切,中国古代酒文化十分发达,酒的下位词也十分丰富,古汉语中与酒有关的字达几十个,像“醇、醕、醑、醅、醴”等都表示不同状态的酒。而这些单音词在现代汉语中多不常用,而改用复合词或词组来表达。

(radio)、打印机(printer)

单:菜单(menu)、名单(list)、账单(bill)、保险单(policy)、传单(leaflet)

馆:博物馆(museum)、图书馆(library)、水族馆(aquarium)、大使馆(embassy)

杯:茶杯(cup)、玻璃杯(glass)、高脚杯(goblet)、平底杯(tumbler)

票:邮票(stamp)、支票(check)、选票(ballot)、彩票(lottery)

上面的例子中,“笔、会、酒、机、单、馆、杯、票”在英语中都很难找到对应的上位词,英语习惯具体的表达如:I'd like some wine. May I use your pen?而汉语则倾向于模糊用法,一般人们会说“我想喝点酒。我借你的笔用用”。在构成下位词时,汉语往往用属加种差的办法来构词,使人一眼望去,既知道了该词类别,又清楚了它的特征或功能,如“画笔”即绘画用的笔,“名单”即印着人名的表单,当然还有很多特例,在对外汉语教学当中,需及时对学生提醒,以免引起误解。

五 汉英构词法差异给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从前面的汉英双语对比分析中,我们看到,汉语词汇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可析性强,而绝大多数汉字本身即为语素这一特点又决定了它在构词方面跟以英语为代表的拼音文字相比具有高效性。我们知道,常用的汉字是有限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15]共有3500字,其中常用字2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而由这有限的汉字可创造的词却是无限的。那么,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当中利用汉字的特点,提高字词的学习效率,就是一个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了。综合以上分析,试提出以下若干建议。

(一) 字词直通,字应先行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说到底关键还是汉字的教学,也就是说应坚持“字本位”的教学法,“字本位”的教材编写,那种在教材中只列出词义,不列字义的做法显然是忽略了汉字(语素)与词的密切关系。^[16]汉语同英语这样的西方语言是不同的,如同赵元任先生所说,“汉语是不计词的,在中国人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汉字同语素重合。因此建立字词直通的体系,教学的同时又教词,从汉语和汉字的特点出发,无疑是科学的做法。这样就可以扬长避短,符合汉语教学的规律,使外国人明白,汉字虽多,常用的却很少,字虽难写,但是学会后效率很高,

过了汉字这座山,后面就会见平川了。

因汉字为表意文字,同英语的单纯词相比,汉字作为语素的理据性明显强得多,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应利用这一优势。在讲解拼音的同时,可将字形简单、字义容易理解、构词能力强又兼作部首的一些常用独体字教给初学者,如:上、中、下、人、口、手、大、小、日、月、王、土等,因这些字组合能力强,学会这些字(单音词)以后,便可以点带面,教学生组词,如:大王、大人、人口等等,使其对汉字汉语有感性的了解,能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教留学生汉语无论是字还是词都应区别频度,《现代汉语常用字表》(1988)中列出的3500字的总覆盖率为99.48%。据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7]统计,使用率最高的前100个汉字累计频率为47.5%,前1000个汉字累计频率为91.2%,前5000个词对话料的覆盖率达到91.67%。可见,对常用汉字和词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其分级,而先将使用频率最高的,构词能力最强的字教给学生。李如龙在《论对外汉语基础教材建设》中,提出建立一个包括600个常用单音词(成词的常用字)、2500个双音词,语料中覆盖率可达到70-80%间的对外汉语基础教材用词表。^[18]常用先学的原则在中国传统启蒙教育当中一直受到重视,古代的联词造句、常用先学的经验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在教学中,可以根据汉语的特点,以常用单音词为中心,将多音多义的用法组织在短小的词语和句子中,用来展示和加深各种音义之间的联系,从而实现汉字学习的立体化。如:

- (1) 他一把抓住刀把儿,把它挂在车把上。
- (2) 我在学校做校对工作。
- (3) 会计一会儿就会来开会。
- (4) 济南人才济济,困难面前同舟共济,不靠救济。

将一字多音多义的单音词编成连贯的句子,串起来,既学习了解了多项用法,又可在往后的阅读和听说训练中减少陌生感和畏难情绪,可谓一举两得,多次重复,可以达到熟练的目的。

(二) 采用语素分析法和语素类推法

汉语词汇的语素义同词义关系密切,由于汉语词汇多为合成词,理据性远强于英语。“从单音词到双音词,不论是重叠、并列、偏正、述宾、述补、主谓等复合词或是加上前缀、后缀的派生词,字义和词大体都有程度不同的关联。”^[18]可见,学习双音词适合

采用语素分析法,透过字义(语素义)的合成去理解词义。在传统汉语母语教育中,我们中国人在完成了基础阶段的汉字学习后,认识学习生词新词时也都通过语素义的合成去理解词汇,比如,近年出现的一些新词“醉驾”、“无照经营”等,在见到或听到它们后,大多数人并不需要去词典上去查询,而是透过字义去理解,“顾字思义”,“醉驾”意为“饮酒过度后驾驶汽车”,而“无照经营”则意为“没有获得营业执照的人擅自开店营业”。因对外汉语教学对象多为成年人,具备很强的语义推导能力,所以可以在课堂上通过大量的语素分析、示范和讲解,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让他们通过所学汉字和词汇潜移默化地掌握汉语词汇的生成规律,在遇到新词时能够“望文生义”、“望词猜义”,这种能力通过训练是可以获得的,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语素类推法,顾名思义,就是按合成词的结构方式,保留其中一个语素,以同类表意的语素替换另一语素,类推其他词汇。如:

工龄——党龄、军龄、医龄、骨龄
 竞赛——竞拍、竞猜、竞价、竞答
 股票——股民、股价、股资、股评

语素类推法同语素分析法相结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汉语词汇的成因复杂,有很多词实际上超出了联合、偏正、述宾、陈述、补充这样的语法框架,削弱了词的理据性,如“救火、养病、谢幕、请罪”等,这些透明度较弱的词显然难以用类推法进行解释和学习,若无中国文化背景,理解此类词汇难度很大,需另案办理,专门教学。另一方面,学生思维很开阔,容易根据已有的构词法推导出许多并不存在的词,如由“影星、歌星、球星”推出“视星、书星”。或者即使推导出一些词,但因其词义同语素义不符,学生并未理解该词的真正含义,如“河马”不是一种马,也不是河里的马。还有些词不适合语素分析,如“袋鼠”不是一种老鼠,“虾米”更不是米,不是地里种出来的。对这样的情况,教师必须会加以更正、提示,以及特别地说明。

教学实践表明,单靠学生自己去类推词汇的办法效率实际上并不高,而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符合类推原则的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使用的词汇通过列表的形式汇编成小册子,分发给学生,让学生在大量的例词中来体会汉语构词的规律,这样使学生在类推词汇中就减少了一个步骤,不必绞尽脑汁去“造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真实的有生命的系列词汇

上。在老师的指导下,对这些词汇进行猜义,如果偶尔猜错了,老师再加以引导。当然词表是事先选择过的、在语法框架内的词汇,猜错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了,而学习效率也将有所提高。

另外,在使用语素类推法时,可以考虑将构词能力较强的前缀、后缀(类词缀)如“半-、非-、化-、无-、-性、-者、-品、-法”等教给学生,编列出常用的此类词表,使其触类旁通,以迅速扩大词汇量,至少扩大认识的词汇,而暂时不必求详解,不必求细,以此作为课堂外的辅导材料即可。

通过前面的对比研究发现,汉语单音上位词发达,构词能力也强,这样,在教学实践中可以灵活使用语素类推法,引导学生学习组合能力较强的概括性的汉语单音上位词如“树、花、会、笔、酒”。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学会这些字以后再去学习它们的下位词就更方便更容易了;二是在阅读中如果见到它们的下位词,比如“橡树、槐树、柳树”,即使不知道意思,“秀才识词猜半边”,看到“树”字也能猜个整词的大概。另外,无论是识字还是记词,都还可引导学生充分利用汉字的理据性,在掌握偏旁部首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分析以提高学习效率,对不认识的字也可以根据偏旁部首来猜测其意,“秀才识字猜半边”,从而增强学习者的信心并减少学习者对汉字的陌生感和恐惧感。

六 结语

我国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主要是仿照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的模式,事实上是以句法为中心,包括“结构——情景——功能”教学法及“结构——功能——文化”教学模式都未能摆脱以语法教学为中心。由于汉语和汉字的自身特点,西方现代语言学并不完全适用于对外汉语的教学,因此我们主张对外汉语应以词汇为中心,充分考虑汉字同语素大都重合这一特点,通过语素分析和语素类推来主导对外汉语的教学。

汉语的词汇学起来是先难后易的,因为语素的数量有限,可以说,仅就词汇学习而言,其记忆负担要小于英语。汉语词汇的透明度大于英语,词汇表达的效率也比英语要高。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应该合理将这些加以利用,从而更好地为教学服务。当然,在具体操作上,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认识,以期探索出一条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高效之路。

参考文献:

- [1] 蔡基刚.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2] 赵宏. 英汉词汇系统理据性对比[J].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2009(4): 68-79.
- [3]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5.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5] Dupuy H J. The Rationale, Develop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of a Basic Word Vocabulary Test [M].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 [6] 李约瑟. 汉语植物命名法及其沿革[J]. 中华文史论丛, 1985(3): 1.
- [7] 李如龙. 论汉语的单音词[J]. 语文研究, 2009(2): 1-7.
- [8] 蔡基刚.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185.
- [9] 张建理. 汉英对比看汉语词汇的易读性[J]. 浙江大学学报, 1995(2): 88-95.
- [10]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 [11] 周宁. 世纪中国潮[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496-501.
- [12] 刘毅. 英文字根字典[M]. 北京: 外文出版社(中国台湾学习出版有限公司授权), 1999.
- [13] 汪榕培, 卢晓娟. 英语词汇学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14] 傅兴岭. 常用构词词典[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 [15]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现代汉语常用字[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88.
- [16] 李如龙, 吴茗. 略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两个原则[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5(2): 41-46.
- [17]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6.
- [18] 李如龙. 论对外汉语基础教材建设[C]//2009 厦门大学对外汉语国别化教材研讨会论文集. 厦门大学, 2009: 65-71.

A Contrastive Approach to Vocabulary Teaching in TCSL

YU Hai - kuo, LI Ru - l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exicon motivation of simple words and complex words (including compound words and derivativ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it also makes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superordinates and hyponyms in these two langua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exicon motiv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ch methods and principle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s “teaching characters before words, teaching the most commonly used words first, teaching through morpheme analysis and morpheme analogy”.

Key words: contrastive study; lexicon motivatio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morpheme analysis; morpheme analogy

(责任编辑 郭庆华)